

史
通
訓
故
補

史通訓故補卷之七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休寧汪良受修潔同訂

品藻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臬鷺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

古今人表班
氏之愚直同

越為偶、奚必差肩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
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
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
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
稱述者、書有子名、董、袁、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
為斷、粗得其倫、亦有厥類眾夥、宜為流別、而不能
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
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案班書、古今人表、仰包
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

於賊六名者
禹得免於紂
紂

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叙哉、若

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為等差、今乃先

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

伯牛仲弓並在第二等、曾參冉

有並在第三等也

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

欲殺之、

甥甥甥

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

下愚之上、

即第七等

夫寧人負我、為善獲戾、持此致尤、

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

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

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而

已哉

三甥皆在第六等

又其叙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為

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

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

五等其述燕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武

陽居末

高漸離在第五等荆軻在第六等秦武陽在第七等斯並是非瞽亂

善惡紛拏或珍瓠甌而賤璫璵或策駑駘而捨騏

驥以茲為監欲誰欺乎又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

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奸凶過於石顯遠矣

而固叙之不列佞幸楊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

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

秋胡妻不免
賢得之過耳
其拉桑下之
挑揮金不啻
可謂身之察
察不受物之
沒沒者其謂
之頑悍毋乃
久結

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繆其累
實多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
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
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
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
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
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
也至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
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

錄夫回環是棄而揚董獲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

十者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垂失亦徃徃而

有借如陽瓚效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

劉卜之徒歟

劉謂劉康祖卜謂卜天與

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

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砥節礪行終始無瑕

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為目王頰文章

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

不能與臬感並列

隋世皆謂楊玄感為臬感

即宜附出楊諒傳

中輒與詞人共編

隋世列王頰在文苑傳也

吉士為伍凡斯纂

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參曹公則見欺於徐張當作邈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譽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口申藻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為不朽者矣

春秋左傳初楚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

又欲立職而然商臣商臣以宮甲圍王王繼
前漢書頭曼單于立太子曰冒頓後愛閼氏生
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于
月支冒頓亡歸射殺頭曼而自立
前漢書古今人表有上中下三科上上上中至
下下凡九等

春秋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
止而享之甥甥甥甥甥甥甥甥甥甥甥甥甥甥
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
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楚子伐鄧滅之

春秋左傳舟之僑號大夫奔晉文公立為戎右
城濮之戰舟之僑先隨秋七月丙申振旅凱以

入於晉殺舟之僑以徇

春秋左傳文公五年陽處父聘于衛甯羸從之
及強而還其妻問之曰以則商書曰沉潛剛克
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乎

史記秦并天下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
離變名姓為人傭始皇問而赦之乃矐其目使

擊筑稍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被謀
史記荆軻者衛人為燕太子丹報秦獻燕督亢
之地圖圖窮而匕首見秦王驚自引去軻被殺
史記荆軻之報秦也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
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舞陽為副武陽史記
作舞陽
前漢書江充字次通邯鄲人歷官水衡都尉後
為使者治巫蠱為戾太子所誅太子兵與逃至
湖陰自經死
前漢書息夫躬字子微河陽人以告東平王雲
祝詛事封宜陵侯後以祝盜為人所告逮係志
死

前漢書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坐法腐刑元帝時
為中書令初元中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建言宜
罷中書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與顯忤後陷望
之自殘堪更生廢不復用

列女傳魯秋胡潔婦者秋胡子之妻娶五日而
官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道傍採桑婦人悅

而以金挑之不受歸家奉其金遺母婦至則向
採桑者也婦曰去親五年及還當見親戚今乃
悅道傍婦人而下子之裝以與之是忘母不孝
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投河而死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
無禮晏子言于公餽之以二桃曰計功而食接
與疆爭功而餽自刎死冶曰二子死之治獨不
逮亦刎而死
後漢書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為巫迎神溺死
不得其尸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遂投
江而死
宋書王景度為東郡太守守滑臺成主虜悉力
攻滑臺城東北崩壞景度出奔司馬陽瓚堅守
不動衆潰抗節不撓為虜所獲
南史劉康祖彭城呂人歷官左軍將軍文帝北
伐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至壽昌為魏永昌王
所圍康祖中流矢死魏人傳其首面如生
南史卜天與餘杭人元嘉中為廣威將軍元凶

入弑舊將羅訓等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被甲疾驅出戰手射劬于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獲

南史紀僧珍丹陽人容貌言吐雅有士風齊明

帝時兼司農出為廬陵內史卒于官

北史王頰字景文太原人梁將王僧辨之子入

隋投漢王諒府參軍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

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頰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

崩諒遂反多頰之計也兵敗自殺隋書列孝行

傳

隋書楊玄感楚公楊素之子以父軍功位柱國

煬帝征遼東令於黎陽督運遂謀反兵敗自殺

隋書楊諒字德章文帝之子開皇元年立為漢

王文帝崩使屈突通徵之不赴遂反楊素擊之

兵敗降以幽死

魏志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太祖表紹皆與

邈友太祖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

及還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後陳宮說邈舉兗州

迎呂布。邀遂叛。故評云。昔漢光武謬于龐萌。近魏太祖亦蔽于張遼。知人則哲。唯帝難之。此張遼。非徐邀也。其徐邀。字景山。薊人。魏國初建。為尚書郎。以醉酒免。無見欺事。

後漢書。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皆顯名于世。與郭有道

齊名。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晉書。裴楷與王戎俱為吏部郎。楷有知人之鑒。鍾會。山濤。皆所賞識。文皇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

補注

漢書。霍光。字子孟。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封博陸侯。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光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大司農田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即與羣臣具白太后。乃詔賀歸昌邑。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

里人。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明。周守藏室之吏也。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莫知其所以終。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師本于黃老。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而不恨矣。因急攻韓。韓王廼遣非至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買毀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魏志。董二。表別傳。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表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事並見前。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注曰。士會隨武子士為之孫。又文公六年。晉襄公卒。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晉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又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誘士會。履士會之足于朝。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

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乃行漢書楊胡朱梅云傳揚王孫者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終命子贏葬朱雲字游魯人也元帝時五鹿充宗貴幸為梁邱易諸儒莫能與抗會有薦雲者召入論難連拉五鹿君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至成帝時上書求見願賜尚方劍斬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年七十餘終于家漢書董仲舒廣川人天子以為江都相復使相膠西王壽終于家揚雄傳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以為經莫大于易故作太元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王莽時召為大夫年七十二天鳳五年卒

直言第二十四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能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況史之為務申以勸誠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為於可為

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於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於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益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而全。是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

三劄新行
命由壩間皇

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
金有時獲寶案金行在歷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
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
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于寶
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生
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
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
王劭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于時河朔
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

而列之南董
誠所未喻

史通訓故補

卷七

九

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
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為瓦礫長存若南董
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
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
稱之與夫王沉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
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
也

後漢書順帝之世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
曲如鉤反封侯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
未出山而衛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

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吳志孫亮即位諸葛恪表章昭為太史令撰吳書後孫皓欲為父和作紀昭以和未即位宜為傳漸見責怒收昭付獄華覈連跪救之不許昭遂誅魏書崔杼字伯深清和人監秘書事與高允等著國紀叙成國書三十卷時太原閔粲趙郡郡標素諳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構浩于帝真君十一年被誅郎史以下皆死吳錄張儼字子節吳人以博文多識拜大鴻臚

作默記行于世

晉書孫盛撰陽秋桓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議
為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
若門戶事盛諸子向盛號泣請為百口計盛大
怒諸子遂竊改之盛為兩定本寄于慕容雋太
元中孝武將求異書始于遠東得之以相考校
多有不同遂兩存
蜀志建興十二年諸葛亮悉大衆出與司馬宣
王對於渭南習鑿齒漢晉春秋諸葛亮卒楊儀
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儀反旗
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于是儀結陣而
去百姓為之謗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魏氏春秋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等下陵雲臺
遣仗自出討丈王習鑿齒漢晉春秋帝見威權
日去不勝其忿乃自出討丈王賈充逆帝戰于
南閣下成濟問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
等正為今日濟即前刺帝及出于背于寶晉紀
充曰公畜養汝等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

然乃拙戈犯蹕則犯蹕之言乃干寶也
晉書主沉正元中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
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辨、其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畧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

小人而秉君
子之器其端
胸不勝任之
要必有自然
流露者非作
史者四筆也

或誣人之惡持報已讐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
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
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
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
書苟其事以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
來者之所不知今畧廣異聞用標先覺案後漢書
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
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
客報讐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

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義。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安得從而書之。一作此事何從而書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已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

國自謂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細素實一作難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耶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見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正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

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知情偽。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寔。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

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乎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晉書虞預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于王隱預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更疾隱形於言色預蒙族交結權貴其為朋黨以斥隱隱竟

以爲歸

南史沈約撰宋書稱裴松之以後無間焉子野更撰爲宋畧二十卷云殘淮南太守沈瑱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瑱徒跣謝之請兩釋焉魏志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初歸

袁紹中子熙冀州平文帝納后于鄴後失意有怨言帝怒賜死

晉書或云丁庶丁儀有威名于朝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僕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

後漢書劉玄字聖公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于平林吏係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春陵因自逃匿後平林兵起聖公往從之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四月破王莽兵號聖公為更始將軍因立為天子陳兵大衆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後漢書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長兄也王莽末起兵自號柱天大將軍更始即位拜大司徒封漢信侯及伯升拔宛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盛更始若臣忌而害之

後漢書明帝永平十五年春行幸東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

興頌

後漢書明德馬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為后明帝崩肅宗尊為皇太后后自撰顯宗起居注
蜀志先主章武二年六月黃氣見梓潼十餘里中廣數十丈

漢晉春秋後主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千數
晉書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枉壽壽為亮立傳云亮將畧非其所長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後漢書獻帝建安五年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种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洩操殺承等夷二族

宋書袁粲初名熙孫慕容奉倩為人改名粲字景倩陽夏人歷官侍中齊高帝蕭道成力德既重天命有歸粲以身受顧命謀誅之事敗謂其

子曰本知一本不能止大厦之崩但名義至此耳遂父子并受害

宋書袁粲據石頭反尚書令劉永黃門侍郎劉述等率眾赴之滿道成遣戴僧靜陷石頭斬粲于城內乘等踰城走擒之并赴誅

補注

蜀志後主傳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又評曰國不置史注記無官一篇之中前後泰錯此政子元所識言無準的事成首鼠者也

魏志武帝紀建安二十三年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

必營必與嚴匡討斬之

魏志母邱儉傳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為鎮東

將軍正元二年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

王移諸郡國與文欽舉兵反欽敗儉走真縣歲

水邊草中部民張屬射殺之

北史王雄傳雄子謙字敷萬以父功授柱國大

將軍益州總管隋文帝輔政謙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文帝使梁睿討之謙敗奔新

都縣令王寶執而斬之

北史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後別號尉遲部因而氏焉父俟兜尚周文帝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迥有大志好施愛士以平蜀功授都督益寧等十八州諸軍事大為大司馬尋鎮龍右宣帝崩迥以隋文帝常權將國篡奪遂舉兵文帝使韋孝寬討之迥敗自殺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過乎況史傳為文淵源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賸索隱攷遠鉤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正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

生論才則同體

一作耻

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

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

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

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

賣餅大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逮漢史繼作踵武相

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

優遷

王充謂彪文義淡備紀事詳遠觀者以為甲以太史公為乙也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

論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為勝余以為史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

萬言煩省不敵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遷有得失固之不如必矣

何人推奉有
若見於孟子
安得斥其為

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張晏云遷沒後亡龜策日
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案遷
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
出宣尼既歿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
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執思商榷漢史
雅重班才唯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案
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
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鷄行事自具外戚譬夫
成為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亡流彘歷紀共和之

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
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劉祥
撰宋書序錄。歷說諸晉史。其畧云。法盛中興。荒拙
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叙事也。當辨而
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矣。必
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
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彫章縟綵。欲稱實
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史之
曲筆偽書。不過一二語。其負罪為失已多。而魏收

于玄論古德
以私心僥倖
甚其竟錄之
禪讓亦緣莽
撫行事而疑
之

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知倉頡以降罕見其流而
李氏齊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
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歎既無德不
報故以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
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
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
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為制勝
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
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耻不然何惡直醜正盜

憎主人之甚乎

陸儼山校本夫史之曲筆至此一百九十九字在曲筆篇安可言于

史也之下依檢宋本仍在此篇

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

為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

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

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狀

一作獻

杜侯訓釋然

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

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

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

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

逝將煙燼火滅泥沉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文選曹植與楊修書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伯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

魏畧服幹善公羊春秋時鍾繇好左氏以左氏為大官厨公羊為賣餅家數與翰會折析長短繇善持論而翰訥口屈時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為左丘明服矣翰曰直故吏為明公服耳公羊未肯也

晉書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鄉人累遷尚書郎嘗論班馬優劣又以魏武不反劉備樂毅城于諸葛詞多不載

北史劉軌思渤海人仕齊位國子博士

荀悅漢紀呂后名雉諱雉之字曰野鷄惠帝立呂后以魯元公主女為惠帝后無子呂后取後

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四年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呂后廢之立恒山王為帝大臣迎立代王是為文帝大臣等誅恒山王

史記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公攝政當國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

南史劉祥字顯微穆之之孫也齊建元中為正員郎永明中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啟聞上銜而不問後以積過徙廣州卒

南史徐廣字野民東莞人晉孝武時為秘書郎撰晉記四十二卷義熙十三年成表上之

後漢書孔融字文舉劉公幹云孔氏卓卓信含

異氣

文選文帝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通乎

北史李百藥字重規父德林字公輔初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卿識度大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知按左傳魏大名也故云字出大名百藥著齊書

江表傳。顧雍從蔡伯喈學。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又吳錄。雍字元歎。言為蔡邕所嘆。因以為字。晉書。古文尚書。燕曹以授汝南梅賾。賾字仲真。為豫章內史。

晉書。杜預著左傳集解行于世。

世說。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到江東得之。但秘玩以為談助。及北還。諸公覓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後漢書。張衡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與五經相擬。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補注

後漢書。儒林傳。何休作公羊解詁。又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探賸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為難、或以是非相
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
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
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垂作者之深
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繆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
作魯史、學者以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云、吾祖厄
於陳、蔡、夫以彼聿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為爽
誤、是則義包微婉、因攫莓而叙詞、時逢西狩、乃泣

麟而絕筆、儒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為自反
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
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
秋書吳楚則畧、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
夷狄而貴諸夏也、案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闢梁不
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
馬遷乘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
史、若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
去彼魯邦、尤為迂濶、正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

蠻夷而固畧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
葛盧之辨牛鳴。邾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
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
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
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
均。是非獨畧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王明之擯
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秦庸音。特為足
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
類。故作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

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為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案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遷之馳騫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之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於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首

司馬遷述其
父談之論六
家若先黃老
至其終亦遷
引董子語則
一歸六經之
旨矣至仲尼
于世家史記
于中書而
荀彧列傳于
諸子中獨以
孟子為主其
識可謂卓絕
而蒙先黃老
後六經之謂
于千古究哉

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
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同在一
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為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
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
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凡例志
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
之乖刺復何為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
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格言案
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

禍于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踈
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
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
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
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
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
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踈魏而親蜀也陳壽上諸葛亮集表
云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也夫無其文而有
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邪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

以魏為偽國者、此葦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爾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于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爾、自二京版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

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案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為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偽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鷟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群胡並列？愛憎之通，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

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
但伯起躬為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
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紆魏羞且東晉之史
宋齊之書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偽邦增籍僅盈
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二
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
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
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于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
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賸或妄加向背輒

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詿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為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食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明對曰不可向者煤入甑中食不潔而攫而飯之孔子嘆曰弟子記之我人固不易矣春秋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史記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春秋左傳文公十一年瑕孺侵齊遂伐我冬十

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僞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
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
後漢書。獻帝自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
曹氏黨舊。又殺董貴人。帝與伏皇后父完書令
密圖之事。洩。操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下暴室。
以燕崩。

魏志。文帝築凌雲臺。穿靈芝池。魏氏春秋。帝待
諸王法峻。任城王來朝。暴薨。陳王及白馬王彪
欲同路東歸。使者不聽。帝又以前嫌誅丁儀等。
并其男口。帝之猜忌。跡忌皆此類也。

晉書。習鑿齒傳。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
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于
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尚為篡
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凡五十四卷。

晉書。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
豪士賦。以刺冏。不之悟。而竟以敗。非倫也。倫乃

趙王

北史。崔鴻伯父光。光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

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為樂陵太守

孫端綏佩章
景緯揆基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七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八

北平黃叔琳崑園補註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德水羅以書素文同訂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
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
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
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

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為帝王。目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損抑馬記。師倣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云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

諸年曰左
傳信五年春
王正月辛亥
朔日南至注

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
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
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君死城
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
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
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
江外忘亡豈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
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
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

曰冬至也陰
九年三月於

西大雷震電

成元年二月

無冰定元年

來十月陰霜

殺敵當時皆

以為災而高

之可知魯史

以冬為春以

十一月為正

聖人因之

改所謂今

之吾從周

胡氏釋亦

謂夏時

同月誤矣

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竹書紀年始述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

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叙事之理者耶。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師古曰呼其字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蔡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耶。以

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義。以讓其兄。雖其為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而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二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

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衆物
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
玄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桀放逐而
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
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為書叙事之
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類彌益其醜然求
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耻義當畧
說不忍斥言故左傳叙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
乘公薨于車如干寶晉紀叙愍帝歿于平陽而云

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畧。叙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為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前稱

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畧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叙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叙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畧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

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叙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賸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畧理甚昭著此正明之體也至如叙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

此皆分省字
之妙

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及斷指。而但曰舟指可
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
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掣血滿袖。夫
不言奮掣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掣血滿袖。則聞
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
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
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
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
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

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
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
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為難
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
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
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闕其目乎
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
之哉

晉書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降于謝玄加
散騎侍郎著符于數十篇行于世亦老莊之流

也。

史記李斯上蔡人。從始皇定天下。拜丞相。二世

時。為趙高所陷。夷三族。

吳志孫皓字元宗。孫休卒。丞相濮陽興等立之。

為晉所滅。

前漢書李陵既降虜。昭帝時。霍光遣任立政。格

陵。單于置酒。陵與衛律侍。律起更衣。立政曰。咄

少卿。良苦。霍子孟請少卿歸。無憂富貴。陵字立

政。曰。少公。踴易耳。恐再辱。奈何。

北史伊婁穆字奴干。代人。歷通直散騎常侍。嘗

入白事。周文帝望見。悅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

我矣。於是拜儀同三司。

晉書。愍帝。諱鄭。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

懷帝崩。即位。為劉聰所執。被伏。

春秋左傳。成公七年。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鄭

共申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九年。晉

侯見而歸之。使合晉楚之成。

南史。江淹字徽深。考城人。歷官吏部尚書。時魏

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劬以下集議。衆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劬怒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劬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于傾倒。後劬行弒。逆湛亦遇害。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鄭伐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與入鄆師。華元為鄆所獲。宋人以兵車文馬贖之。羊入。華元逃歸。見叔野曰。子之馬然也。

晉書桓玄字敬道。大司馬溫之孽子。封楚王。僭位。劉裕討誅之。

晉書殷景仁。陳郡長平人。小字鉄。初為宋武帝太尉。行泰軍。歷官尚書僕射。

南史張暢字少微。宋孝武鎮彭城。暢為安北長史。元嘉中。魏太武南征。至彭城。暢于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曰姓張。張長史手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

春秋左傳。楚武王侵隨。使蓬章求成焉。隨人使

少師董成闕伯比曰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
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晉書慕容雋字宣英號之第二子號死即位慕
容恪字玄恭號之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業間
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所憂
方大耳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七月日有食之于是
叔輅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勞也八月
叔輅卒

北史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歷官幽州刺史
累遷尚書右僕射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六月晉師救

鄭楚師乘晉軍桓子不仁所為鼓于軍中曰先

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北史高季式字子通太尉昂之弟也永熙元年

神武與爾朱兆戰于韓陵大敗之慕容紹宗引

軍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之夜久方還梁血滿

袖季式歷官太常卿

說苑于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記僕夫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子高好龍屋室雕文皆以寫龍于是天龍見而下之窺頭于櫺施尾于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者也

補注

通考張湛注列子八卷晁氏曰鄒列禦寇撰劉向云繆公時人學本于黃帝老子其寓言與莊子類

漢書揚雄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

春秋左傳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於濰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誦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宋書徐湛之傳湛之字孝源東海剡人拜散騎常侍時江湛為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焉二出巫蠱事陰上欲廢劬賜噉死

與湛之屏人共言論。或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
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劾旦入獄之。其
少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
趨北戶。未及聞見害。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千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益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

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捨。節文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但自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又傳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

則謹辭章而畧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痍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知猶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沉孫盛之伍伯起德業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叙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迷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紓擿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耶子曰於予何誅於數家見之矣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

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
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啟龍箴而周滅厲
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祀
橋受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
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
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為鬼神
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
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
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

庾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
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
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啁譌小辯嗤鄙異聞
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
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駢蠅而踐筆畢卓沉湎左
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疵齡石戲舅而傷贅
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為雅言苟使
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抃一作掌固異乎
記功書過彰善瘴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叙事為

煩擢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
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
雉。魯獲如騶。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
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
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
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
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
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
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其

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

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

夫臣謁其

君子。覲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

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
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
名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
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
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
項籍之先世為楚將石建之後庶謹相承此則其
事尤異畧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
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叙其
名位一二無遺此實家諫非關國史其煩四也於

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
垂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
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
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
者何則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
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郊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
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熊之崇或八元才子因
行父而獲傳或五穀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
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

夏商周春秋禘祫之記其所缺畧者多矣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列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踈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晉書傳玄字休爽北地泥陽人歷官司隸校尉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

例名為傳子

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記周本紀昔夏有二龍止于帝廷曰余褒之

二君帝卜請其葬而藏之至厲王發而化爲玄
龜後宮童妾遭之笄而孕棄之宣王時諺曰槃
弘翼服實亡周國有大婦賣是器者執之逃見
奈子收之奔褒褒人有罪請入之是爲褒姒幽
王愛之廢申后申侯殺王

春秋左傳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
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
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覺召桑田巫巫言如
夢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如廁陷而卒

春秋左傳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
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旦求無之戒其子
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
位好田弋曹邠人公孫彊獲白雁獻之悅之使
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

伯乃背晉而干宋哀公八年宋人滅曹

史記張良亡匿下邳遊圯上有父老墜其履圯
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彊忍下取履
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

笑而去。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夜半往。先父來曰：「讀此則王者師矣。」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後漢書：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陳氏、相氏、鄭氏。未有君長，乃共擄劍于石穴，約能中者為君。巴氏子務相獨中之，又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為君。君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晉書：王思正始中為司農，性惡，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士復來，思志怒，自起逐蠅，還取筆，蠅踏壞之。

晉書：畢卓，字義世，新蔡廂陽人，為吏部郎，飲酒廢職，嘗謂人曰：「右手持杯，左手持螯，拍浮酒船中，使足了一生。」

宋書：劉邕，穆之之孫也，襲爵南康公。邕性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鰻魚。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通與鞭瘡，亦嘗以給膳。

宋書：朱齡石，字伯兒，沛人，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頊有大痛，齡石同眠，密割之，即死。

書益稷。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坂城。祀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雉。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

孔叢子。叔孫氏之車子。鈕商樵而獲獸。衆莫之識。冉有告夫子曰。膚身而肉角。夫子曰。若求之言。其麒麟乎。視之果信。

後漢書。桓帝永康元年。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傳堅以郡欲上言。內白事。以為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時史以書帝。紀桓帝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皆北類也。

前漢書。宣帝甘露二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之。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費詔稱

臣而不名

後漢書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

里自漢興以後臣屬夫餘

史記孔子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于是

肅慎氏貢楮矢石弩長尺有咫

史記項籍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

王翦所戮者項氏世世為楚將封于項故姓項

氏

火記萬石君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

考義稱然建最甚

春秋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

韓宣子逆客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今夢黃熊

入于寢門是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

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

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詢國僞者乃韓

宣子非叔向也

春秋左傳季文子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

翬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

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史記商君謂趙良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業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于後世五穀大夫死男女流涕此五穀大夫之德也。

補注

史記始皇本紀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張晏注曰武王居瀉池池君則武王也。唐書藝文志邯鄲淳笑林三卷魏畧曰淳字子叔五官將又何自然笑林三卷。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誠世其
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
歟蓋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勅史有尚書知遠
疏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愷夏氏中
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
實有散宜闕天若斯人者或為惡縱暴其罪滔天
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
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

如論尚書
何亦史為

以此責子長
無辭其如
有不及何

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
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寧戚田穰苴斯
並命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外功冠一時或
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
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又
子長著史記也馳驚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臯
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
烈尤顯事跡居多盡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
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醒齷之甚乎既而孟堅勒成

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驕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蓋畧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禎許詢文雅高於揚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斯亦網漏吞舟過為迂濶者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

廷文詞有餘，節概不足。此則言行相垂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准的？裴幾原刪畧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宗道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麇、義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

虞山正統不
能一統林如

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飡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誡，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乎？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才，何足算也。昔漢傳之有傳寬、斬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立、進、魏史之王憶，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

行不逸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為
少。書之維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譖狀。徵其爵里。
課虛成有。裁為列傳。不亦煩乎。語曰。君子於其所
不知。益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文。斯乃登
所不該。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
燕石妄珍。齊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
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史記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愷。高辛氏
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舜舉八愷。使主后土。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史記伯翳之裔曰中。滿在西戎。生蜚廉。蜚生惡。

未惡來有力。蜚燕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

史記：武王克紂，散宜生聞天，皆執劍以衛武王。

既入，立于社南。

史記：由余，其先晉人也。戎王聞繆公賢，使由余

往觀之。繆公厚禮由余，以女樂遺戎王。由余歸

數諫，不聽，乃去秦。

會稽典錄：范蠡字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楚宛三

戶人。史記：范蠡事越王，苦身戮力，深謀二十年。

竟滅吳，報會稽之耻。

吳越春秋：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荆平王時

為宛令。史記：句踐欲使范蠡治國。蠡曰：鎮撫國

家，就附百姓，蠡不如種。于是舉國政屬大夫種。

劉向新序：寧戚為商賈車，以適齊，暮宿郭門外。

桓公出郭，迎客，辟賃車者，底飯牛車下，扣牛角，

疾而歌。公聞而異之，曰：此非常人也。命後車載

之見而大悅，授以為卿。

史記：司馬穰苴，由完之芮裔也。景公時，晉伐阿

甄，而燕侵河上。晏嬰為穰苴敗燕，晉之師，專為

大司馬其後戚王使大司馬襲其兵法而附
襲其兵中因號司馬襲其兵法
前漢書文帝立封太后弟薄昭為軹侯後以殺
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欲令自引
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前漢書楊僕宜陽人以千夫為吏南越反拜樓
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
漢武故事武帝嘗過郎署見一郎鬚眉皓白問
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驍以文帝
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文而臣尚
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不遇上感其言擢
為會稽都尉
魏志桓範字元則司馬宣王起兵收曹爽範說
爽引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
眾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
汝等族滅矣遂并誅
文士傳何植字元幹廬江人入晉為尚書光祿
大夫

首書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也風情簡素辟司徒掾不就卒

幽明錄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為曹掾淑歸家晝卧

流涕嫂怪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御亭病亡二客俱一客守喪一客賣書還日中常至舉家

大驚書至事如夢

後漢書陳留董祀妻蔡邕之女也名瑛字文姬適河東衛仲道興平中天下喪亂為胡騎所獲生沒于左賢王生二子曹操與邕善乃遣使以金幣贖之而立嫁于祀

帝書張祚吳郡人恭帝為瑯琊王祚為郎中及帝踐作劉裕以祚為帝故吏帝親信之封樂酒一畧令祚為帝祚受命而嘆曰鶴君以求生何而目視息世間哉因自飲而死

春秋左傳晉靈公不君宣子驥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展從寢門闢矣成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

不忠矣。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宋書鮑昭字明遠，東海人。為臨海王子項參軍。子項敗，為亂兵所殺。

春秋左傳：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邾庶其莠，牟夷邾黑，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後漢書梁冀字伯車，商之子。順帝時，拜大將軍。鸞質帝崩，復定策立桓帝，以驕橫誅。

火記傳：寬以五大夫騎將從擊項籍，封陽陵侯。斬敵以中涓從，封信武侯。

蜀志：許慈字仁篤，南陽人。後主時稍遷至大長秋。

南史：虞丘進字豫之，海陵人。隨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內侯。

北史：王愐字顯則，北海劇人。皇始中歸魏，道武

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歷官并州刺史
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東歸而藏
之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掩口而笑曰與瓦甃
不殊

韓子南郭處士為齊宣王吹竽王悅之廩食以
數百人湣王立好一一而聽之處士逃

補注

史記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
以為秦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亡秦走宛楚鄙
人執之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當是時奚年已
七十繆公釋其囚問詔三日授之國政

孫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八終